ZINSUI RHBAO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五六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王傑弟：（曾名善歷）汾西河堤村人，你母你妻在詢你的下落，望見報後速與家寫信，如有知者望告。　兄王常旗

陸式衡（雅卿）、王綸字各位、周韻初：北平一別，倏已十年，現在何處？近況如何了？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借寄「晉中區雅北聯合大學王玉夫同志轉交」　王迪民（王平一）

王家駒弟：（現名呂龍）二十八歲，洪洞縣河西侯壁駒村人，見報速來回音，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交石樓一區區公所轉交。　姐王明乾

范錫森弟：我現在晉綏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察冀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妥。　愚兄范菊秋

寧武三張莊羣衆
變工翻地組織秋收
組織全村勞力快收快打預防早凍

（寧武訊）三張莊羣衆組織變工，進行扣荒、翻地，組織秋收。該村五十戶人家，有十七犋牛，自願採取各種形式變工：如貧農李富娃與李有生各有一條牛合組一犋，現兩家已共翻二十餘垧。貧農郎六十九與郎狗娃夥喂一條牛，與新分到耕牛的貧農抗屬郎銀銀和張存富（夥分的）的一條牛合犋。沒牛戶用人工變牛工。當該五十戶人家，都以牛犋為中心組織起來，沒牛的困難也得到解決。目前已扣過伏地三十一垧，三百餘垧夏茬地，亦可趕霜降以前全部翻過。在秋收方面，經羣衆討論：為防早凍或霜災，要快收、快打。為了使翻秋地和秋收能互相照顧，決定將翻地和秋收小組統一起來，選組長帶領。動員全部勞動力上地，男人上午翻地，下午割莜麥，女人參加割莜麥，兒童們挖草喂牛。黃一片，割一片，隨割隨捆，當天背回場中（過去習慣先割倒再晒，趕天黑捆不起就要放丟在地裏，所以風吹損失很大）。打下的糧草要很好保存，以解決明年牛草困難。胡蘿、扁豆葉子也保存起來，可和糧食和在一起磨成麪吃。現全村扁豆已大部收割完畢，莜麥不日即可開鐮。（馮銘、周之禕）

中陽上橋等村羣衆
翻地送糞準備種冬麥
婦女採集野菜備荒

（新華社呂梁八月三十一日電）中陽上橋等村羣衆，男人翻地送糞準備種冬麥，婦女採集野菜救荒。上橋村貧僱農小組討論以種冬麥渡過明春饑荒，政府答他們解決種子。該村九戶僱農，廿四戶貧農下中農，從八月十九日到廿四日六天中，就將種冬麥的九十畝地全部翻過，並糞也送上了。在上橋附近的四個村莊的貧僱農也計劃種二百十三畝冬麥，正在翻地送糞。婦女們則採集野菜，劉家坪村全村廿六戶，有四十九個婦女兒童出動採野野菜，兩天，就採集一千六百斤，每戶平均有三十三斤。婦女王林一天就採集九十四斤。張家灘村廿六個婦女，編為五個小組，計劃每四口人以上的家庭，應保存一大甕野菜。宜岳村婦女組織上山採集可作食物的野草，以備明春饑饉時作副食物。

「保安」部二連開展經濟民主中
孫建仁受戰士稱讚
胡沛被撤職禁閉

（本報訊）軍直「保安」部二連戰士，在開展經濟民主、清算伙食賬目中，正確處理了兩個司務長的問題。該連司務長孫建仁，貧農出身，文化很低，但勤儉工作，積極艱苦，不管天氣冷熱，經常親自替戰士們擔水送菜，幫助伙伕勞動。只因文化低，管理伙食賬目險少，這次清算賬目時長出六萬元，自己也不知什麼原因，大家追問他時，他說：「我也不知怎回事的，去年算賬短了六千，我把自己分紅的錢墊上了，這次卻又長了。」他又反省說：「我也有不對處，曾把我的六尺劣布換了公家六尺好布；用了公家五兩棉花，紡下錢自己用了；有次到城裏買雞，店家請吃飯，硬叫我吃，只好吃了幾碗，臨走給他留下一斤鹽。這都是不對的，今後一定在工作中糾正我的錯誤。」戰士們在評議中，都認為他工作一貫勤儉艱苦，因為文化低，不會管賬，長了幾個短幾個是免不了的，至於用了五兩棉花、換布等都是些小問題，他自己也檢討得很誠懇，一致同意把他去年墊給公家的六千塊錢退還。

今年生產時，該司務長調走，領導上讓文書胡沛代理司務長，他是去年參軍來的，能說會寫，工作要求積極，晚上拿上連長的手槍假裝查哨去嫖破鞋。自代理司務長後，化錢更像流水一樣，伙房的事也不過問，並經常向戰士發脾氣，罵伙伕不負責。這次聽到要清算賬目，就到處喊叫：「咱的賬保險沒問題，沒貪污的什麼了」，企圖迷惑大家。在報告賬目時，盡胡說胡道，甚無頭緒，但他平時化錢太多了，掩不住大家的眼睛，都要他拿出良心賬來，有的問他大吃二喝，錢是那裏來的？皮鞋是用什麼買的？有的問買的鏡子怎麼到了破鞋手裏？李說兒直質問：「你為了給破鞋的媳婦，借給地主一小多小米，一萬多塊錢，把伙房的甜水都送給地主，不顧給窮苦人，你是幫助地主翻身嗎？」他不但不虛心答覆大家意見，還態度強硬，領導上為了治病救人，便暫時休會，讓他想想，不料會後他卻跑到破鞋家裏。領導上和他談話，他只滑頭滑氣承認一點皮毛小事，戰士們氣充滿憤慨，一致要求給他紀律處分。領導上接受大家意見，把他撤職禁閉。（李增壽、楊世裕）

中陽水峪村
群衆舉行反特評功大會
僱貧農曹才秀等立了功

（新華社呂梁八月廿二日電）中陽五區水峪村羣衆於八月十九日舉行反特評功大會，貧僱農曹才秀、馮喜珠（女）、胡保寧各記功一次，並提出在此次分配果實中多分一份錢，以示獎勵。從該村自土地改革開始以來，于俠濟等一批特務，傳播「變天」謠言，挑撥貧僱農與中農的團結，破壞土地改革，已為該村羣衆自動起來將其全部扣押，並分別予以處理。在工作檢討中，一致認為是由於貧僱農曹才秀揭發了敵，識破特務于逆俠濟等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並報告了翻身委員會，大會評定曹才秀立了第一功。貧苦婦女馮喜珠（翻會委員）發現特務應聲由特破壞地主說話，她很快的叫她丈夫轉告翻身委員會，因此給她記了第二功。胡保寧發現前任村主任王與泉對三級說：「非把現在的翻身委員會打下去不可」等話，也很快告給翻身委員會，大會給他評定為第三功。以上三人除決定各記功一次外，在分配果實中並多分一份錢，以示羣衆對他們的獎勵。羣衆又討論決定設記功簿，展開立功運動。現該村羣衆在土地改革中，繼續展開防奸反特立功運動。（鄭群）

交城邊山閻偽士兵
二十天逃來我區七十餘

（新華社交城訊）交城武工隊積極進行瓦解閻偽軍工作，據統計：交城邊山在八月初近二十天來，已收容到閻軍逃跑士兵七十多名（以七十一師新補充的兵為最多）並攜來手槍一支、子彈二百發。（華國鋒、生本）

臨陣逃跑的參戰隊長
王學明經批評後撤職

（臨縣訊）七區召開民兵中隊長會議，檢查民兵工作，對參戰逃跑之宗家山中隊長王學明批評教育後給以撤職處分。王在去年參戰帶十多人參戰，大部份都開了小差，他知道也不理，最後他自己和民兵開秋，害怕跟上山開了小差？今年在周家山工作，和某人的女人通姦，家賠了一下，他即勾結人了七個人，將人家打了一頓，他的貪婪毛病過去檢討，老不接受。此次會上對他進行了尖銳批評後，一致意見，行政上給以撤職處分，並交回手由羣衆處理。（蔡克昌、來娃、土花）

神池縣府開下的荒地
未經群衆討論分配
被幹部及地主搶種去

（神池訊）縣府去年在腰店子、店兒上等村陽下開地一百餘畝，今春全交給羣衆種，但因未與當地羣衆商量，到底如何分配，結果竟被幹部和地主新主搶種了，如莊兒上的十一垧，影地民兵隊長偽世昌（貧農）種了兩垧，區幹地主，陳滿昌搶種了六垧，陳滿昌給之子陳有紀去年給縣府當區長過賬，就藉此威脅羣衆說是政府給他翻的。最近檢查生產工作才發現，當即轉了陳滿昌搶種的分給了羣衆。幹部的，由羣衆意見處理。（賓有賢）

新華社社論
紀念「九一」
貫徹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新華社發表題為「紀念九一，貫徹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之社論，號召我們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以百倍奮發的精神，來迎接本身的節日，檢閱本身的隊伍，計劃如何提高我們的業務，鍛鍊我們的武器，以便更有效地服務人民，服務於愛國自衛戰爭，服務土地改革與戰勝敵人。社論指出：在新聞領域內，解放區與蔣管區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雖在愛國自衛戰爭的戰時環境況下，解放區的新聞事業正在欣欣向榮，而充滿卑鄙齷齪人員同列的蔣管區新聞事業，則正備受摧殘凋零萎萎。獨裁賣國賊最懼怕人民的正義呼聲，目下蔣管區容許存在的，就只有四大家族的各種御用報、黨棍的通訊社與法西斯化的報紙和少數自命為「自由主義」的如大公報之流，而實質則是「小罵大幫忙」的新聞報紙，被用來作為欺騙和愚弄廣大人民的工具。在我們解放區，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景，人民享有完全的愛國的言論自由，民營報紙（單晉綏就有七家）也不受任何干涉，而且得到了民主政府的種種幫助。我們的新聞工作日益發展，同時獲得廣大人民的衷誠愛護，這是因為他具有如下的特點，即明確的人民的立場，為人民服務的負責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作風。唯其如此，我們的新聞事業成為人民解放運動中有力的一個思想教育與思想戰鬥的武器。」「由於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解放事業今天已成為全國人民希望寄託的所在，我們解放區的新聞事業，就不但反映和指導解放區的工作，不但與反動派進行全國性的緊張的宣傳鬥爭，而且已經在全國政治生活中佔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經常影響着中國時局的演變，影響着世界輿論的動向。可以說，解放區新聞事業的偉大成就，乃是中國人民新聞事業的光榮與模範。」

社論繼稱：「自然，解放區新聞事業的目前成就，決不是輕易得來，都是每一步都印着血跡，都經過艱難困苦的奮鬥。報紙和幹部的成績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大的成就，乃是因為他一直在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感召與領導之下，毛澤東思想最突出最具體地反映在我們新聞事業上的，就是始終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使我們的新聞事業面對着一片無限遼闊壯麗的前景。」

（下接第二版）

孝義縣區幹部會

清除地主份子張雲出黨

其他立場不堅定幹部受到嚴格批評

（新華社呂梁廿七日電）為加強幹部教育，純潔組織，貫徹土地改革政策，孝義縣區幹部會，決定開除混入革命陣營之地主張雲共產黨籍，對其他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地主和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幹部，亦分別予以處分。該縣二區財糧助理員張雲，非塞村人，家庭成份係地主，他參加革命的動機，是為了逃避兵役，四零年後，又隱瞞為中農成份，並混入我黨。今春非塞村羣衆向他家調劑時，恰逢他回家，由於他父親平時藉他的名義欺壓羣衆，因此羣衆見張雲回來，都有些害怕，經過幹部再三鼓勵，羣衆才敢去向他調劑。當時他的態度很壞，但在羣衆的說理下，終於調劑出四石。此次工作團到非塞村後，羣衆即向他家算帳，揭發他家埋藏很多糧食，他父子堅決不承認，最後羣衆挖出三十多石，內有十石豌豆已噹得牲口也不能吃。當時羣衆為照顧他家生活，給留下十垧地、四眼窯，但他不但不感激羣衆寬大，反十分不滿，工作消極，要求退伍。此次縣區幹部會上經揭發批評，張雲仍執迷不悟，再三掩蓋自己錯誤，毫無改悔之意。大家一致認為他是化形的地主，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撤消他的工作，交給羣衆處理。又三區助理員王金林，曾把後莊村要鬥爭的地主郭應儉子窩住，且私自把郭放走了，羣衆和幹部都異常憤恨，認為這是破壞土地改革的行為。大會接受羣衆要求，已將王金林扣押公安局審查。其他因階級立場不堅定而犯錯誤的幹部，大會均給以嚴格的批評教育。（呂野）

興縣六區通訊員馬懷林

私自放走地主張德光

羣衆罰他坐禁閉一月苦工二十日

（興縣訊）六區蔡家會羣衆於三日晚上集會，處理私自放走地主的區公所通訊員馬懷林，決定禁閉一月，並罰其[illegible]，給羣衆作苦工二十天。按馬懷林本為逃兵，前年冬在區助理員李旺秀包庇下，混入六區區公所當通訊員。馬平常赴興縣城，即為李槐買紙煙等物做買賣，羣衆一致要求將李[illegible]，並給予批評教育。[illegible]興縣府財政科員，現已去信縣上調回蔡家會。馬懷林私放地主的經過是這樣的：吳家溝逃亡地主張德光，與興馬是朋友，張被押來區上，便私問馬懷林「在哩不在？」馬從縣上回來後，和另一通訊員共同看管此人。張在第四次審問後，當區上同志都有事外出時，張即向馬哀求，請他私自掃放，說：「我家有幽黑窖，咱白天窩起，黑夜出來，如果你放了我，政府逼得太緊，你可到我家或史家山我姐丈家躲我。」並以金錢誘惑：「你放了我，我回家後，給你一百塊白洋！」馬被白洋迷住，又見區上無人，便於當晚將張由大門放出，然後再把大門關上。第二天，區上同志發現地主逃跑了，以馬有嫌疑，將其扣起。馬見事情嚴重，死不承認。後來區上將他撤職釋放。不久區上從張的姐夫地主王沛元處知道，張德光確是馬懷林放走的，又把馬二次扣回，馬見事情已發露，遂一一坦白出來。羣衆一致指出：「你在區上工作，吃的是老百姓的，穿的是老百姓的，你為了一百塊白洋，甘心作地主狗腿，放走鬥爭對象，你真不是個人！」大家決定罰他坐禁閉一月，做苦工二十天，最後並由馬懷林寫下悔過書。會上，區上負責同志檢討自己疏忽，使羣衆鬥爭受了影響，特向羣衆認錯道歉。（蔡銘）

來信	讀者

非法派羣衆的毛驢

某團班長郭麒祿

編者同志：

寧武三區宋家崖自然村是寧武到五寨上下各三十里之間的一個村子，是往來人員客商喝水、吃飯、住宿之地，村幹部每天忙於招待，特別是隨便動員抗勤現象很嚴重。八月十九日一早有某團三連副班長郭麒祿（保平人）等六人，於十八日在二朋林裝北路，經過該村，一進村去任李成厚的家（當時村長也在），郭手上就拿三尺多長的一根木棍，氣勢兇兇的說要二頭毛驢，當時村長即問有公事沒有？郭拿出說證，接着又說公事在後面，村長答說沒公事不能動員抗勤，郭就個怒起來，說：「快滾！你們管不着我們，今天我們就要六個毛驢，不然我們就住到你們村上吃。」最後沒公事，強要了毛驢一頭才走。這樣的不尊重羣衆紀律，非法的隨便動員抗勤，使該村幹部、羣衆很難處理，希望該部對郭同志這種侵犯羣衆利益的行為，加以批評教育，並望以後過路人員注意。

（李汀、張永珍）

寧武上官莊群衆

清算奸霸侯家弟兄

（寧武訊）四區上官莊羣衆清算奸霸侯卉年、侯縣年弟兄。侯卉年的兒侯光治受特務地主[illegible]二子指使，混入我武工隊當砲兵，害死指導員，損壞過砲，被發覺扣押後逃跑。八月十日至村五十餘羣衆，到侯卉年家中搜捕他兒子，因已逃脫，就將他扣押，同時召開大會向侯縣年訴苦，王成有說：「我過去借了你七十元白洋，期限不到，不收賬，到秋天硬拉了我一條牛、十四隻羊。四二年，我向你補算，要回牛來，你那時仗着娃兒在我家下除，又把我的牛拿去了，今天你娃兒侯光治為什麼不在呢？」王憤心說：「毛支隊修械所在你村住時，留下許多粮食，都被你家貪污了。」桑一明說：「你引上敵人包圍過天王塔村一次，你兒光治是特務，你是漢奸。」李段年說：「[illegible]」

階級異己份子張應科李光福

混入某部電話站破壞土改

經群衆鬥爭後押回隊部處理

（李報訊）某部×電話站，電話員李光福、張應科包庇封建富農，辱罵羣衆，交羣衆教育後，仍不轉變，現在帶回電話隊，繼續開展鬥爭。

李光福是臨縣人，富農成份，入伍八年，仍未改變立場，家裏被清算後，對土地改革很不滿意。張應科是嵐縣的地主，去年混入我軍，家裏被羣衆鬥爭了，對土地改革也很不滿。上級派他們到×電話站守機子，兩人一去，就跟住院對面富農田光元和田[illegible]兒兄弟搞得很好，給他家挑水做活，跟他們一鍋吃飯。田家六口人，只下幾顆豆錢錢，下的米都是公糧。同院貧農[illegible]要和他們變工，他們就不幹。田家過去放高利貸，家產很多，剝削羣衆很厲害。今年三月裏被清算，沒有算徹底。為了逃避羣衆繼續清算，就拉攏李光福和張應科做靠山，把銀食布[illegible]交給電話站隱藏。

因為有李光福包庇，田家就抗交公糧，今年三月間，村幹部給電話站撥一百斤糧食，撥的中農七十斤，李光福很快就去要完了。撥到田家的三十斤，他不但不要，還找村幹部說：「他家婆姨沒有，為甚不能撥在別人身上？」田光元的老婆就趁機挑撥道兩個電話員反對村幹部，說：「看人家去年薛文鮮（電話員）要饅有饅，要米有米，你們來了，甚也吃不上！」李光福就大發脾氣，罵村幹部，還要拉村幹部到村公所打官司。又向村裏要了三百斤米，給田家撥了租子，羣衆很不滿意。

李光福和張應科，公開反對土地改革，罵羣衆，羣衆談起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是叫咱窮苦人翻身，李光福就罵：「呸！住地獄裏翻去吧！」上級發覺這些事實以後，就派人去檢查，把電話站藏的東西，全部交給羣衆處理，把李光福和張應科交給羣衆教育。李光福把[illegible]田家的些東西，羣衆大聲喊罵：「李光福只說：「電話站是替我們窮苦人說話的。」把李光福張應科交電話隊帶回處理。（韓曦）

神池鍋洞窯群衆

向惡霸宗二厚追回訛詐財物

（神池訊）二區鍋洞窯惡霸地主宗二厚，非法收租，並且使用白洋，仗勢壓迫剝削羣衆，經該村羣衆鬥爭後，將訛詐銀錢全部退出。該村中農宗銀奴在四五、四六兩年，開他的[illegible]荒地，他認為宗銀奴老實好欺，索詐租子四斗。今春他化形為小買賣，到處破壞農幣，使用白洋，[illegible]該村老漢馮來存賒了他一個布，今年七月[illegible]夏天收割，即逼要六元銀洋，馮來存老漢

臨縣西會村群衆

查出隱藏地主秦官元

村主任高宗先竟包庇地主

（臨縣訊）西會村主任高宗先包庇白文鎮大地主秦殿功之兒秦官元住在他村，逃避羣衆清算。秦官元去冬曾住過一個多月，今年二月的一個夜裏又投到[illegible]，住在村外一處窯子裏。此次財政工作團在該村工作，羣衆和貧僱農漫談，進行回憶運動中，羣衆始談出此事。工作團找來主任問時，他假說不知道，指出名字問他時，他才說：「前幾天還在，現在不知在那裏了。」當時，僱農高廷加、[illegible]、馮旺三人提出：「咱們到他家中看一下。」當時還在家中，當即扣押送交政府。

（永厚、金祥、[illegible]、戰宣）

× × ×

紀念「九一」

貫徹為人民服務精神

新華社社論（上接第一版）

社論寫道：「我們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是已經懂得了和正在懂得思想上的深刻變革的。由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到愛國自衛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統一戰線已因美帝國主義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代替了汪精衛，便包括蔣介石改變為還出蔣介石，並由結束他反動統治而奮鬥。同時，我們的土地政策，也已由減租減息改變為平分土地。因此，全國的形勢變了，由於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正在徹底翻身的解放，複雜的新問題與大量的新事物出現了，在這時候，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思想上就必須：第一，繼續[illegible]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思想，在這偉大的愛國自衛戰爭中，堅決站在人民方面，敢於為着葬送人民公敵蔣介石而犧牲而流血。第二，堅決為人民、為農民、為徹底土地改革與消滅封建剝削服務，堅決為維護農民的利益而鬥爭。土地改革運動與愛國自衛戰爭，對於我們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乃是一個思想上深刻的鍛鍊，我們號召每一個同仁，無論是解放區的或蔣管區的，國內的或國外的，都要在祖國土地改革的大浪潮中，在徹底結束蔣介石賣國統治的大鬥爭中，深刻的檢查自己的思想與立場，以便進一步貫徹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社論末稱：「我們知道解放區內的新聞工作者在如何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間，還存在着許多的缺點和弱點，特別是在土地改革運動過程中，我們的工作甚至思想，還落在現實的後面，還未能完全與羣衆打成一片，因而未能在報紙上[illegible]應有的作用，[illegible]。同時，我們在思想上還須克服如下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是認為新聞事業唯有依靠少數的文化水平高和寫作技術好的幹部才辦得到，[illegible]所謂寫作技術，[illegible]產生「客觀主義」的[illegible]，陷隨落文人的防空洞，如放任這種偏向，我們的新聞事業就會脫離人民；另一種錯誤傾向，[illegible]可能超乎任何歷史性的社會變革之外，就是說，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仍然可以運用其原有的舊年不變的辦法的機構、作風和通訊方法來工作。必須明白：土地改革正在改變着舊中國社會，我們的新聞事業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當然必須加以徹底改造，特別是我們的通訊工作，必須依靠基本羣衆中和羣衆不斷生活在一起的積極份子，以之為骨幹，來大規模發展工農通訊員，使之成為能代表大多數人說話的通訊員，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的貫徹的工農通訊網的建立才可以保證，[illegible]在這個基礎上，[illegible]區的新聞工作的質量，而且將把我們的事業與人民聯系和為人民的服務，大大推進一步。[illegible]區的新聞事業的前途是無限遠大無限光明的。」

竄擾各地蔣軍 掘堤水淹冀中豫北

（新華社晉察冀三十一日電）竄擾冀中大清河北之各地蔣軍，掘開大清河、拒馬河、潴河等河堤多處，企圖以大水隔斷大清河南北，以確保平津保三角地區。據悉以上之白溝、中旺、莊頭及雄縣以下之龍灣、王家營、楊家場等處大清河堤，被掘開十二處，容城溝市村等地拒馬河南堤，被掘開八十餘丈。徐水境內之潴河亦被掘開，大水已在徐水、安興等縣沿河地區汎濫。敵並在大清河王家場附近築壩攔河，擬將大清河水灌入百尺溝，泄趙王河，使白洋淀無法宣洩，以淹沒大清河南之文安、大城、任邱等縣耕地。今年冀中苦旱，惟文安窪及白洋淀周圍各洼地秋禾極好，為十年來所未有，半月後即可收割，蔣軍之決河盜行，即將造成冀中數百萬人民的災難。刻冀中行署與沿河各縣，已組成對敵鬥爭沿河委員會，開展冀中人民，武裝搶險，堅決粉碎敵水淹冀中的毒計。

（新華社晉冀魯豫卅一日電）據到消息：蔣賊掘毀黃河支流之一的沁河堤壩，水淹豫北解放區。十二日拂曉後，佔豫北武陟新姚木欒店之蔣軍百餘，於十四日突襲武陟沁河大樊堤，驅散我正在搶修該堤之工人，隨即將竣工之堤壩大樊堤毀，使該堤缺口擴大到五十餘丈，洪水滔滔，奔向解放區小高以東地區。現武陟二十餘村及修武等縣一部村莊，已遭淹沒。據當地民主政府調查，僅大樊富村即淹毀民房九百七十多間，章大樊村一地毀地千四百畝。蔣賊爲掩飾及嫁禍，連日由中央社揑造「共軍破壞沁河堤」。盡人皆知：蔣軍除困守木欒店孤城外，餘皆解放區，解放軍豈能決堤自淹？其含血噴人之陰謀，不攻自破。現豫北武陟等地民主政府，正率領全縣人民，緊急搶堵缺口，並發放救濟貸款，非災區人民也熱情慰問與安置災區難民。按沁河大樊堤早於抗戰初期蔣賊以所謂「抗日」為名，為其九十七軍所破決，幾年來迄未修復，直至解放軍前夾收復木欒店後，於七月二十五日開工修堤，至本月十四日，已將長達一百六十丈之缺口修培一百三十餘丈。

蔣賊東北軍事危機深刻化表現：熊式輝又被一腳踢開

陳誠從台上滾下的日子也並不會遠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廣播：蔣政府已於廿九日命令免除政學系巨頭熊式輝東北行轅主任一職，而以參謀總長陳誠兼任，陳誠定今日由南京飛瀋陽就職。過去兩月來，東北蔣政權人事動搖浮沉，是五月中至六月底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之後，蔣介石在東北的軍事危機深刻化的表現。平時在幕後進行的蔣軍將領各派系將領間爭權奪利的派別傾軋，一遇軍事失利就表面化，而蔣介石則總是將失敗歸罪於其手下的將領，殘酷無情的把他們一個一個的丟棄下台，於是黃埔系（杜聿明）失掉東北軍隊指揮權於先，政學系在東北的統治也跟着垮台了。陳誠與政學系的衝突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台灣東北兩塊肥肉已先後離開了政學系的掌握，但政學系則極力企圖奪取軍事首腦部。與此相反的，是陳誠系的勢力已由於攫取到東北的軍政大權而膨脹到極度，在此以前，陳誠積極擴張自己一派的勢力，海軍總司令由他自己兼任，代總司令的桂永清則是他的部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也是他的老部屬，聯勤總司令部機構是他的親信，最近在陸軍總司令部方面，也安置了他的愛將孫立人。據信，陳誠從台上滾下來的日子也不會遠了。目前蔣介石在東北的困境，正如美聯社上海二十九日電所說，和杜聿明在任時「差不多」，其前途一並「不樂觀」，美聯社接着說：「這件事不久便可分曉」。

膠東百萬農民 收回土地一百八十萬畝

參加主力青壯年達十四萬人

（新華社山東二十九日電）膠東解放區土地改革自去年七月運動開始，迄今年六月底止之一年中，據不完全統計，約近百萬農民收回土地約一百八十萬畝（復查得地尚不在內）以上，因而一年來，廣大翻身農民參軍參戰熱情空前提高，僅是年入主力軍之翻身青壯年，即達十四萬餘人。現正深入全面復查，同時大量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綫，為保家保田粉碎蔣賊的進攻而奮鬥。

內蒙自治軍南下某部 展開強大政治攻勢

蔣偽四個連向我自動投誠

（新華社東北電）內蒙自治軍南下某部在哲里木盟（遼北省北部）會對蔣偽軍展開強大政治攻勢，成千成萬份宣傳品散發及投遞通行證，經由其家屬親友投送至蔣偽軍內部，在其駐守區域張貼散發。內蒙自治軍往往進至數百里以外，蔣偽軍即已看到他們的各種宣傳品。蔣偽官兵雖在上級嚴禁之下，然不斷偷閱，紛紛來歸。六月二十二日，偽東北保安軍獨立第三團四個連百餘人，即在該團少校團副陳興迪、孫長巴特爾倉及少校連長嘎如布扎木蘇等率領下，向民主聯軍自動投誠。

東北解放區交通發達

鐵路郵路電報電話綫 長達二萬二千餘公里

（新華社東北三十一日電）縱橫分佈於東北解放區的六千六百六十餘公里的鐵路綫，九千二百餘公里的郵路綫和六千四百一十五公里的電報電話綫，把東北大小城市緊如蛛網般的聯結一起。東北鐵路分十二條幹綫和四條支綫，直屬於東北鐵路總局，下設哈爾濱、齊齊哈爾和牡丹江三個管理局。以齊齊哈爾為中心的西滿交通網，聯絡安（達）—洮（南）、齊（齊哈爾）—北（安）、齊（齊哈爾）—白（城子）三條幹綫及白城子至阿爾山、白城子至大賚二條支綫，每日平均有客貨車兩次。以牡丹江為中心的東滿交通網，東至綏芬河，西至一面坡，北經佳木斯，南通圖們經延吉直下拉法以南的蛟河車站，均暢通無阻。北滿以哈爾濱為中心，伸展至五常、雙城、綏化、佳木斯，並以一面坡、安達兩站為東西兩大鐵路的聯結點。南滿及新收復的交通綫正在積極修復。瀋（陽）吉（林）鐵路綫上，以梅河口為中心，西至西安，南至山城鎮，北至海龍三段已正式通車。中長路南段營蘭店至熊岳城一段，亦修復通車。梅安系梅河口、臨江至通化各綫，正在趕修中。行車速率已普遍提高，貨車速度每小時三十五公里，客車速度每小時五十公里，較以前每小時增加五公里，可節省機車三十輛，並極少誤點。全綫共有機車九百八十一輛，客貨車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九輛，每天平均行車一百二十次。目前，各綫正加緊改善路基，更換枕木，裝置防禦設備，預計九月底前可完成。其中修理大鐵橋時，經工程師估計需十個月，但由於發動群眾力量，三個月即完工。東北郵政事業在東北郵電總局領導下，亦有新的發展，全區共有西滿、合江、牡丹江、吉林、松江、遼東六個分局，長達九千二百餘公里的郵路，其中三分之一為解放後所新建。偽滿統治時代農村不設郵站，人民通信備受限制，目前農村較大之郵政代辦所已有三百七十餘個，郵件寄遞亦頗迅速。北東西滿以哈爾濱、牡丹江、齊齊哈爾為中心，沿綫各城市信件，當日可達，最近與關內各解放區郵路打通後，郵件總數增加六倍，全區性[illegible]，包裹匯兌業務正在籌辦中。由一百二十四個電報電話局聯結東北各城市之電報電話網，拍發迅速，價格低廉，商旅均感便利。南滿各地長途電話，也正在積極恢復，以通化為中心，北通梅河口、海龍，南通輯安，西通[illegible]等地，自七月份起，安東至寺閘、莊河及其他各地已正式通話。

蘇北各級幹部在複查中 檢查右傾思想及富農路綫

（新華社蘇中卅一日電）蘇北各級幹部在複查中，嚴格檢查右傾思想及富農路綫，尾巴關後門現象。蘇北日報首先發表社論，指出部份幹部與黨的立場不穩，右傾和分界實中的富農思想，成為去年土地改革今春複查未能徹底的主要原因之一，號召立即糾正。接着淮安、葉挺、阜寧、漣（水）東、建陽等縣即先後召開代表大會或活動份子大會，幹部自上而下反省檢查。淮安縣幹部帶頭，王一說：過去領導上怕「左」，過強調對封建勢力讓步，對了豪紳門爭，去秋某村農民要把地主財產全部沒收，他卻惟恐出亂子，親自出面制止了，不許群眾動手，不然就說為給該地主家二十畝田即足夠其生活了，但他卻要留給四十畝，其實富長換對付自己失掉革命立場，知道要實行土地改革，先寫信叫父親賣地，名是獻田，把地交給落後農民，實際上明獻暗不獻，以致農民白天門了他父親，晚上不得不偷偷向他道歉。淮安順河區四十五個幹部中，有三十三個檢討出多分地多留地及包庇地主等右傾和富農思想。各級幹部經過深刻反省，階級觀念提高一步，決心「割尾巴」「關後門」，堅決貫徹新的土地複查方針。

蔣家新報社論自供： 走私的是蔣家官員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在蔣政府大談「緝私」聲中，事實卻證明從事美貨走私的就是蔣介石本人和他的文武大員。由於他們近來在華南走私的活動愈加兇猛，華南已奄奄一息的中國民族工業，又遭慘痛打擊。據民黨通訊社在二十六日廣播的蔣報社論中，自供「從事此種不法行為（指走私）者，不盡為奸商勞民，更有不肖之軍人與不法之官吏，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報載：港粵走私由某某及某某等為背景，有某某某等官，由某某等語，足見華南走私，已成為一種不堪想像之局面。」該報承認走私風危害國民經濟且為蔣政府財政的一種「癌血症」，論說稱：「目前走私之風，瀰漫於全國，據南更為猖獗。報載，最近廣州白銀大量流入香港，一日之間達三億港元。某一貨艇被緝獲之私貨，即值一億一千萬元之巨。走私者常與緝私部隊武裝衝突，中國海關英籍監員周符璋在走私者開槍中殞命。華南一帶之走私，不僅規模甚大，對進出口之貨物數量甚巨，且保有組織有計劃之行動，並經常擁有雄厚之武力以為掩護。」另據上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載廣州通訊：前粵保安司令部總隊隊長（特務頭子）余賢，行轅情報員（特務）李國祥，均因與走私案有關被扣，且「案連甚廣」，上月六日晚緝獲西貢鈔及美鈔走私案，「案涉亦大」，警備與憲兵雙方因爲「緝私」竟演了一幕全武行，雙方均拍出機關槍，幾乎釀成血案，雖經雙方長官「和解」而暫平息，但警方營長一人已被毆重傷。

陝北新華廣播電台 增加播音時間一小時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陝北新華社廣播電台，從九月五日該台成立兩週年紀念日起，增加播音時間一小時。節目如下：

十八點——十八點三十分：放下武器蔣軍軍官介紹及書信等。

十八點三十分——十九點：新聞。

十九點——十九點二十分：評論（包括每週軍事述評及國際述評）。

十九點二十分——十九點四十五分：通訊、故事、綜合報導等（每星期日特設「星期文藝」，介紹解放區作品、歌曲及文藝活動等）。

十九點四十五分——二十點：簡明新聞。

二十點——二十點四十分：記錄新聞。

二十點四十分——二十一點：英語新聞。

該電台呼號XNCR，波長四零公尺，七五零零千週。同時由邯鄲廣播電台轉播，波長四九點一公尺，六零九六千週。並由齊齊哈爾廣播電台轉播，波長三五公尺，八六六零千週。

蔣賊摧殘輿論自由 對上海外報使用壓力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蔣介石政府封閉其統治區域內一切自由主義報紙後，這個一步對上海外商報紙使用壓力。據美聯社滬二十九日電：「蔣記」內政部曾令滬警局嚴密監視「時常刊載批評與侮辱（蔣）政府的外文報紙」，警局特派員「對此事已特別注意」，一如果該報不改變其論調，將會遭致停刊。按上海外文報紙共有四家，計為蘇聯所辦之俄文報，美國所辦之大美晚報及英商之字林西報，此外還有國民黨所辦外文報紙，即自由論壇報及大陸報。

蔣家官員經營走私 大批日貨傾銷蔣區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二十九日電引新民報報導：大批日貨正從美國源源不斷運入中國（蔣管區），情況異常嚴重。另據路透社同日報導稱：大量日貨正傾銷於天津，價值一億圓的日本玩具與毛織品，並且當做美貨出售，價格極低，據各方面消息證實：經營走私案的主要為蔣家官員。在美貨日貨大量傾銷及大規模走私情況下，民族工商業已陷絕境。

抗議艾德禮強迫增加工作
英礦工開始大罷工

（倫敦訊）英國礦工開始以罷工來回答艾德禮管制工人及強迫增加工作的措施，迄二十九日止，英國唯一最大產煤區約克郡南部的大約十五個礦廠已行停閉，三萬礦工罷工，抗議全國煤業局及礦工同盟主席強迫他們擴大挖煤面積的決定，同時聲援該郡格利姆索爾波礦廠因罷工反對增加工作而被解僱的兩千七百名工人。在格利姆索爾波礦場的牆壁上，已出現絞架的畫幅，上寫「絞死勞惡」，因此一所謂礦工同盟的主席，曾斥工人的抗議爲「不只是罪惡，簡直是精神錯亂」。據路透社二十九日訊稱：此項罷工，每日損失煤炭三萬五千噸，「而這正是英國迫一饋了煤都節省不下的噸數」。同日，全國煤礦局人員稱：該區一百五十個礦場的礦工，有全部捲入此種抗議性罷工的危險。罷工已使工黨內閣手忙腳亂，勞工局與煤礦局緊急開會，討論防止罷工擴大的辦法。

美如干涉英內政
將激起英政治集團反抗
——英工黨議員曼寧夫人稱

（紐約訊）二十四日由英抵美作六週旅行演說之英工黨議員曼寧夫人，頃在此間記者招待會上稱：據她預測，如美國與英國工黨敵對，繼續在化制才便進一步援助英國，定會引起英國一切政治集團的強烈反抗，因爲那會被普遍地認爲是對英國內政的干涉。曼寧夫人並稱：傳聞美國擬大量貸款佛朗哥，並擬在西班牙建立巨大空軍基地，許多英國人對此極爲震動。

匈競選運動達最高峰
匈共領袖在群衆大會上
斥國內外反動派無恥讕言

（布達佩斯訊）匈牙利國會大選將於今日開始，競選運動已達最高峰。參加競選之九個政黨，包括執政之民族獨立陣綫四政黨，與五個反對黨。在全國各地召開之群衆競選大會，已達數百次。匈共領袖拉科西在德布勒森六萬人大會上，指斥國內外反動派所稱此次選舉不民主之讕言稱：在霍爾蒂獨裁時代被剝奪選舉權者達三百萬人，未聞引起上述人士之任何抗議，此次選舉僅剝奪數百名法西斯份子之選舉權，此輩居然大叫大嚷。拉氏於第二次大會上，盛讚四黨聯盟，並堅主加強四黨之合作。社會民主黨領袖斯扎卡西克在該黨召集之羣衆大會上，指出將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小農黨主席道比在選民大會上宣稱：大選後仍堅持加強四黨聯盟。總理丁尼斯則指出：此次選舉乃在國內外反動派之嫉妒與誹謗中所舉行，但該人企圖分裂工人與農人兩大集團陰謀，決不能奏效。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匈牙利民主的國會大選（八月三十一日）前夕，美英兩國政府竟聯合向匈政府提出抗議，污衊匈新選舉法「剝奪百萬公民之選舉權」，捍擬選舉權「爲共產黨所把持」。匈宣傳部長小農黨員米哈利夫於二十四日發表談話，力斥此爲「毫無根據之謊言」。米氏指出選民名單係由小農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及公民民主黨各一人所組成之選舉委員會所編制，其中不但有執政黨之代表，且包括反對黨之代表。米氏續稱：目前已登記列入選民名單者，達五百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六十七人，已較一九四五年選舉時增加十二萬九千三百二十六名，未列入名單者僅三十萬人。米氏最後力稱：「英美此舉，我們不僅予以駁斥，而將提出抗議。」

英向蘇建議
恢復英蘇貿易談判

（據法新社倫敦訊）廿七日，倫敦權威方面透露：英駐蘇大使會晤蘇對外貿易部長米高揚，要求消除使上次兩國貿易談判未能獲致協議的障礙，而給早日重開談判掃清道路。英商務部長克利浦斯亦與蘇駐英大使查魯賓就恢復英蘇貿易談判，進行商討。二十六日，倫敦消息靈通人士稱：英蘇均已將恢復雙方貿易談判問題放在最前列。該消息靈通人士並稱：英國因美元資產枯竭的結果，已被拋棄於美國市場之外，她將企圖自蘇聯政府獲取食物原料，如該談判恢復，克利浦斯將被任爲英代表團團長。

美衆議員薩巴斯訪杜魯門
力主美蘇共同維持世界和平

（華盛頓訊）美前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主席衆議員薩巴斯，廿二日往訪杜魯門，力言美蘇兩國能和平相處維持世界和平。在會後告記者稱：他警告杜魯門勿聽取法西斯團體納粹政客與卡迪爾的話，他們供給錯誤的情報，擴大美蘇間的分歧。薩氏舉出杜勒斯（前副國務卿）、范登堡及其他幕後傳人物的活動，作爲他論據的證明。薩氏聲稱：他決反對提高德國工業水平的計劃。

希民主軍在中部西部地區
發動攻勢解放廣大地區
民主軍所到之地農民紛起響應參軍

（雅典訊）希臘民主軍廣播稱：民主軍在希臘中部西部發動全面攻勢，解放廣大地區。在拉瑞薩與愛地薩附近，民主軍正勝利進行攻勢，佔領大居民點十餘處。在愛西洛斯之賓德區，民主軍已收復政府軍六月來所侵佔之領土。民主軍所到之處，農民紛起響應，並掀起參軍熱潮，僅在格雷戈等五個村莊，即有一百五十餘名青年湧入民主軍。

（雅典訊）希臘民主軍總部頃發表民主軍攻勢發展的補充公報稱：八月十九日，民主軍在希北之德拉瑪區及愛西瑪斯南部與其他地區同時發動攻勢，五天內，攻克城鎮及大村莊一百餘處，解放領土六百餘平方公里，民主軍所到之處，保皇黨法西斯匪徒望風而逃，解放區人民則夾道歡呼。

給張老漢報仇

大千

汾陽××鎮解放後，戰士布五成代表余連去慰問被勾子軍逼迫投井未救的張老漢，一見面張老漢就像見了親人一般，只說出了一句：「你們來了」，眼裏的淚已經流了下來。布五成勸住了他的痛心淚，就問起他在敵人佔領的三十多天裏的事。

「我是個窮苦人，有八十多歲的母親，老婆和娃娃四口人就指着六畝地維活，去年種了四畝麥子，今年青黃不接時，我給人家打短工，到了麥收時只靠我一個人受，老婆娃娃到別人家地裏去拾麥子，這樣收的拾的鋤工賺的，剛下了三石多，不想勾子軍來了，便問我要四石，我向他們哀求：「我統共打下兩石多，叫我怎樣拿出了」狠心的勾子軍却不管這些，就把我所有的麥子（三石○八斤）一下都扛走了，過了兩天「鄉村」人員又向我要五石麥子，我說：「我的麥子全都交了。」他們說：「軍隊是軍隊的，我們是我們的。」他們在院裏轉了一回，忽然說：「老傢伙們你的豬賣給我們吧。」我說：「要也可以，有一斤算一斤，過秤吧。」我還一句話可說壞啦，人家拳打腳踢，打了我個半死不活，豬也叫拉走了，後來就人告訴我：「拿五石麥子去贖豬！」這我才明白了，原來狗日的們是想吃我那五十多斤重的豬哩。我越想越沒法活下去，一時想不開，就跳了井，虧了人們把我撈出來……」

老漢說到傷心處，又嚎泣起來，布五成安慰他說：「老人家，不要難過了，閻錫山欺侮的咱老百姓不能活，非消滅他不行，老人家，我們一定給你報仇！」

布五成回到連裏向大家講了這件事實，戰士們仇恨的火立刻就起來，有的痛罵，有的咬牙切齒，經過排裏討論，大家一致提出：「給張老漢報仇！」戰士們更清楚的認識了：只有決心革命到底，消滅了閻錫山，老百姓才能過好日子。

解放了我父子倆
——解放戰士馮建國的回憶——

×部副班長蕭大軍

我是石樓德瑪村人，家有十二垧山地，每年打上十五六石糧食，但在閻頑統治下，每年就得出十來石糧的負担，村款、雜稅還不算，因此，年年不夠吃，常以糠菜糊口。

去年正月，村裏地主們叫我父親去當兵，父親走了，家裏人一定活不了，去年我才十五歲，只得替父親當了兵。誰想十一月裏，閻錫山又把父親抓來了，當時父子們見了面，心裏很難受，可是又不敢說，只好暗地哭一頓。去年臘月間，八路軍打開孝義我被解放了，心想父親一定是打死了，家中沒辦法，就參加了八路軍，到連裏後，他們待我很好，我想在閻頑軍時，長官們講：「八路軍捉住要活埋，要挖眼割舌，爲什麼現在不一樣了」心裏起了懷疑，但還是想怎樣能回家，指導員問我：「石樓德瑪的？」我說：「二區的，實際是一區的，爲的是我跑了捉不住，有一次做野外勤作，指導員說我做的不錯，我就暗地裏和錫延忠說：咱們要表現的好一點，以後跑。」

一次在孝義鎮看戲忽然聽見了父親的聲音，當時父子們哭了一場，但還不敢說是父子，只認作鄉親，怕說了人家說父子兩個當過閻軍一定忠實閻錫山，後來一想，八路軍寬大政管你全家，八路軍今天叫他回去，是真正爲咱窮苦羣衆的。」原先我想和父親一齊回去，聽了副教導員的話，才認清了閻錫山是我的仇人，又想起家中的困難和地主的壓迫，父親四十多歲叫閻錫山抓了兵，父子們在一塊話也不敢說，假如八路不解放孝義，我父親還在閻軍那能回去，我要堅決的幹到底，一直把閻錫山地主消滅乾淨。

老倆口
捨命保護白排長

在四廿四殲滅戰中，我軍某部排長白永昌三處受傷，昏勞山附近一位老鄉留在家中休養。一天，敵情緊急，村中正紛紛疏散。白排長動老鄉快跑，老倆口一定要留下保護他，正在這時，一群敵軍闖了進來，一把揪白排長盤問他們：「幹什麼的？」白排長大聲回答：「作錄原，就是我家的！」「放屁！老子們聽不出你是個傷兵。」這時老婆婆一下撲在白排長身上，護着他哪也揪斷的頭髮，老漢隨在地上拉住敵人的衣服哀告：「老總，他是我的兒，我就是這一個兒……」「娘賣皮！你的兒滿口說的河北話！」敵人一邊吼，一邊狠狠一刺刀戳去，老漢倒在血泊中了。老婆婆也昏過去了。敵人闖出了門，把白排長捆了起來，就到另外的家裏搜劫財物。忽然老婆婆醒了，拼命的爬了起來，很快用牙齒咬斷捆白排長的繩子，悄悄吩咐：「記着，快跑！」白排長拿了一顆手榴彈在院裏，就着煙霧跑上了山。

擦淨臭威風

周若華

鬥爭大會上，惡霸地主中富諾斥得屁滾尿流，當十七歲的小民兵牛五富押他到會場外大便時，「牛思紀覺合五富給他擦屁股吧！五富兄弟呀！給我擦擦屁股吧！」小民兵感覺到這對他是莫大的侮辱，當下怒火上升：「誰是你的兄弟了」隨時手提的片刀，照着地主的屁股拍拍地打三下。邊打邊說：「擦屁股！擦屁股！」惡霸地主慌忙的捷着揀手說：「五富爺爺呀！不擦啊！不擦咧！」

回到會場，五富將這事告給大家，大家說：「刀子擦的不淨，拉出來，再給他擦一下！哼，過去欺侮咱，害的咱想欺侮，要知道，我們可不是好惹的了，你今天一定要把你的臭威風擦得淨淨的！」八月廿四日記於臨縣店上村的羣衆鬥爭大會上。